

青年文史丛书

古汉语音韵学述要

何九盈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DING

QINGWENSHI CONGSHU





青年文史丛书

浙江古籍出版社

古汉语音韵学述要

何九盈 著

责任编辑 赵一生

古汉语音韵学述要

何九盈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印刷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40000

1980年8月第 一 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31-8500

ISBN 7-80518-014-2/H·2

统一书号: 9347·4

定 价: 1.70 元

序

读了九盈同志的新著《古汉语音韵学述要》，很高兴，我感到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普及音韵学的著作。

首先它的体系新颖。过去出版的同类性质的音韵学书，一般先介绍语音学知识，然后按今音学、等韵学、古音学以及近代音（即《中原音韵》）的内容分别加以叙述，或者突出讲今音学、介绍《广韵》音系，侧重古今音的比较，不免使人有“老生常谈”之感。而九盈同志这部书别开生面，除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将反切和韵书合起来讲，因为没有反切就没有韵书的产生；第三章讲字母和等韵，介绍古代分析字音的知识和资料；最后第四章把古音学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分别介绍古音分类与构拟的方法和成果。从标题到内容，都给人以新的认识和启迪。

其次，这部书重点突出，差不多用了一半的篇幅专谈等韵学。因为等韵学就是古代的语音学。不仅研究今音学，分析《切韵》音系，必须具备等韵学的基础，而且研究古音学，考订上古音系也需要有等韵学的知识。江永的古音学之所以能突破顾炎武，主要是由于他精于等韵之学。不懂等韵学，就学不好音韵学。所以九盈同志的作法是很有见地的。

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本书篇幅不大，但无凿空之论。每章每节都引用丰富的原始材料，分析阐发，而且不乏独到之处。比如“绪论”里讲音韵学的

作用，举了许多具体的例证，都是九盈同志平时读书有心，研究有得，很有说服力。此外，如将字母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对《中原音韵》无入声之说的补充意见，对《青郊杂著》和《字学元元》两部等韵的分析以及肯定吴棫已不自觉地离析唐韵，等等，都是颇有见识，令人感兴趣的。又如，对《韵镜》“归字例”的诠释深入浅出，这对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九盈同志非常谦虚，每送我一部新著，总不忘在敝名字之下添上个“师”字。其实，他已后来居上了。他不仅在汉语音韵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而且对古汉语词汇学、中国古代语言学史都有较深的研究。他治学勤奋严谨，精进不已，我是十分钦佩和赞赏的。所以我愿写此短序，以表达我这点心情。

唐作藩

1987年9月23日

前 记

汉语音韵学一向被视为“绝学”，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这门学科已有后继无人之虞。近几年的情况略有好转。就我所知，关于音韵学的小册子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这些书有的以分析音理见长，有的以介绍史料取胜，有的侧重于介绍音系，有的则着重谈古今音变。我们这本小书是为学习古代汉语、汉语史的年轻同志写的，所以只讲古代汉语音韵学，对现代汉语音韵学则略而不谈。

学习古代汉语音韵学，必然要接触反切、韵书、韵图、古音学等方面的资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初学者认识这些资料，理解这些资料，进而会运用这些资料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服务。所以，分析原始资料，解剖典型，着重在知识性、实用性方面做文章，是这本小书的任务。笔者认为，学习音韵学应当从等韵学入门，无论是研究今音学，还是古音学，都要以等韵学为基础。因此，本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介绍等韵学方面的一些名著。希望初学者结合原著来读这些介绍文字，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古汉语音韵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前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可

观，许多结论是颠扑不破的。本书在不少问题上采取了前人的成说，也参考了今人的有关著作，也发表了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取舍之间，或有不当，一得之愚，谬误难免。欢迎读者指正。

浙江古籍出版社为了向初学古汉语音韵学的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读物，约我撰写这本小书，我乐意地接受了。假如没有他们的督促，我也许不会写这么一本书的。作藩师审阅了全稿并赐序，不胜感激！

何九盈

1986年9月

北京西郊中关村

目 录

前 记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古代汉语音韵学有什么用	1
第二节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音韵学	15
第二章 反切和韵书	23
第三节 反切的发展	24
第四节 韵书的发展	44
第三章 字母和等韵	89
第五节 字母的发展	90
第六节 等韵的发展	100
第四章 古音学	179
第七节 传统古音学	179
第八节 现代古音学	209

第一章 绪 论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声、韵、调系统的一门学科。从研究对象来说，可以分为古代汉语音韵学和现代汉语音韵学。我们这本小册子就是专门介绍古代汉语音韵学的。

第一节 古代汉语音韵学有什么用

汉语音韵学虽然有古代、现代之分，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汉语音韵学是以古代汉语音韵的研究作为重心的。董同龢先生说：“前人治学，偏重古代，所以汉语音韵学一向也以古音为中心。近来受西洋语言学的影响，我们才同时注重现代。”（《汉语音韵学》4页）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过去的人们只注重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固然反映出厚古薄今的思想，但也由于古汉语音韵学的确有它的实用价值。

首先，研究汉语语音史离不开古汉语音韵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界限几乎难以分清，甚至往往混而为一。如吕叔湘先生说：“语音史的研究中国从前叫做音韵学。”（《吕叔湘语文论集》45页）的确是这样，如先秦古音的研究历来都叫

做“古音学”，是音韵学的一个分支，但若从纵的方面来看，古音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用来建立上古音系，所以这种研究事实上也属于汉语语音史的范围。汉语语音史这门学科是解放后才兴起的，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人从事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多带有片断的特点。在王力的《汉语史稿》出现之前，没有一部完整的汉语语音史，而且即使研究的课题是语音史性质的，研究者本人也是把这种研究当作音韵学的内容来看待的。大体上说来，语音史必须着重研究整个汉语语音发展的系统性，它要求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建立起历史的联系，还应当说明演变的规律。古代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今音学、等韵学、古音学。现在又有人提出北音学，即把《中原音韵》系统韵书的研究独立出来，因为这个系统的韵书是反映近代北方语音系统的，所以称之为北音学。音韵学中这几个分支与语音史关系之密切是显而易见的。今音学以《切韵》系韵书作为研究对象，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直接了解中古音系。建立中古音系当然可以利用其他有关的材料，但《切韵》系韵书的参考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前人还利用《切韵》上推古音，下推今音，更足以证明语音史的研究离不开韵书。如《切韵》支脂之分为三韵，这个事实对于说明先秦古音中的支脂之分立就有一定的意义。至少可以说明，支脂之分立不是主观主义的、人为的。从先秦时代到《切韵》以前，这三个韵的读音的确不一样。对《切韵》的利用也有缺点，也有一些简单化的做法，如有人把《切韵》音系看成是洛阳话，或长安话，硬要

说它是一个单一音系，并误以为它是由《诗经》音系直接发展而来，要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音系之间建立起严密的历史联系，这样利用《切韵》来研究语音史，未免有些过头。

等韵学与语音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人所建立的一套分析汉语语音的方法在语音史研究中还有作用。如开、合，四等，四呼，阴、阳，清、浊。另外，古人留下的一批等韵图也依其性质的不同对语音史的建立起着不同的作用。《韵镜》、《七音略》虽不是单一音系，但对中古语音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有的韵图是某种单一音系的反映，如明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就直接反映了万历年间的北方话，是研究当时语音史的宝贵资料。

古汉语音韵学与方言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是每一个研究方言的人都很清楚的，在这里就不细谈了。

其次，整理古籍也离不开古汉语音韵学。古籍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音、明假借等，这些工作都有可能涉及到音韵问题。

缺乏必要的音韵知识，对古书进行标点时就有可能出错。这里举三个例子：

例一：《南音三籁》云：作曲须先识字，否则往往误用。……《庄子》藐姑射之山，射音亦，巾栉之栉，音率，而汪南溟《高唐记》与“雪”、“灭”同押，至以“纤”“歼”“盐”三字并押。“车”、“遮”是徽州土音也。

（《剧说》卷五，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最后一句的标点有问题，正确的标点应当是：

至以“纤”“歼”“盐”三字并押车遮，是徽州土音也。

“车遮”是韵部名称，“雪”“灭”都属车遮韵。“纤”“歼”“盐”三字本属廉纤韵，汪南溟（1525—1593，安徽歙县人）用以押车遮韵的字，所以《南音三籁》批评说，这“是徽州土音”。这条材料本来很有意义，它可以证明当时的徽州话[-m]尾已经脱落，廉纤韵脱落[-m]之后，它的韵母就和车遮韵一样，都是[ie]，所以能够相押。但由于标点者不明音韵，断句有误，这段文字的含义就弄得模糊不清了。

例二：观其两旁，则滂渤佛鬱，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踰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

（《七发》，中华书局《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这段话在“突”字下用分号，在“律”字下用逗号，欠妥。这段话分两个韵段。“鬱”“突”“律”为一韵段，物部字。所以“突”下该用逗号，“律”下该用句号。“畏”“隈”“追”“死”“坏”是一个韵段，脂微合韵。

例三：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竅，取象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

（《淮南子·要略》）

王念孙指出，这段话的标点有误。应当是：

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

“暑”与“雨”“怒”为韵。“并明”二字为后人所加，既失其句，又失其韵。（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五，62页）

关于音韵和校勘的关系，王念孙曾经总结了十八例，这十八例虽然是根据《淮南子》一书的校勘总结出来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王氏在十八例下面都有书证，现删其书证，举其条目如下：

若夫入韵之字，或有讹脱，或经妄改，则其韵遂亡。故有因字误而失其韵者，有因字脱而失其韵者，有因字倒而失其韵者，有因句倒而失其韵者，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有错简而失其韵者，有改字而失其韵者，有改字以合韵而实非韵者，有改字以合韵而反失其韵者，有改字而失其韵又改注文者，有改字而失其韵又删注文者，有加字而失其韵者，有句读误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有既误且脱而失其韵者，有既误且倒而失其韵者，有既误且改而失其韵者，有既误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有既脱而又加字以失其韵者。

（《读书杂志》卷十五，58—63页）

我们现在有的注本，往往忽视音韵在校勘中的作用，甚至前人已经发现的问题也没有加以注意。如《庄子·应帝王》有一段韵文：

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随。

最后一句的“随”字，有的本子作“流”。王念孙说：“作‘波随’者是也。‘蛇’‘何’‘靡’‘随’为韵。”（《读书杂志》卷

十六, 16页)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庄子浅注》, 1983年出版的《庄子今注今译》都作“波流”。“流”是幽部字, 不能与歌部字相押。

注音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 要把字音注得正确无误, 也要具有音韵学的知识。具体地说, 就是要了解被注的字在古汉语中的音韵地位, 要懂得古今字音的对应关系。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例一: 晋王嘉《拾遗记》卷八: 吴人语讹, 呼背明为背亡鸟。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注本说: “按‘明’古音读如‘茫’, 与‘亡’相近, 故呼‘背明’为‘背亡’也。”(185页)

“明”读如“茫”, 这是吴棫、陈第的说法。他们说的是上古音, 不合于晋代的语音。就是在上古, “明”“茫”的读音也是有区别的。至于晋代, “明”归耕部, “茫”归阳部, 它们的主要元音已经不同(参看王力《汉语语音史》110—118页), 而且“明”是三等字, “茫”是一等字, 前者有介音[i], 后者无介音。依我看, “明”古音读如“茫”一语应当删掉。这里最要紧的是讲明在晋代“明”“亡”的声母一样(微母尚未从明母分化出来)又都是三等字, 故读音相近, 但它们的主要元音不同, 所以读“明”如“亡”, 被认为是“吴人语讹”。

例二: 晋王嘉《拾遗记》卷五: (鵲鸡)一名暄鸡, 昆、暄之音相类。

还是上面说的那个校注本云: “昆、暄皆属元韵, 故云音相类。”(123页)

注中的元韵是指什么时候的元韵？若说是上古音，上古音的“昆”归文部，“暄”归元部，二字不同部；若说是《广韵》中的音，而《广韵》“昆”归魂韵，“暄”还是归元韵。原来注本中所说的元韵是指的平水韵。用平水韵说明晋人的音读，在时代上欠考虑。应当怎么解释“昆”“暄”之音相类呢？1. 它们都是喉牙音，声母相近；2. 在魏晋时代，“昆”、“暄”都是魂韵字，又都是合口呼，不同的是“昆”属一等字，“暄”属三等字，所以说“音相类”，而不是相同。

例三：关于“睇”字的注音。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邀神清渚，流睇方曛。”

王勃《滕王阁序》：“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两例中的“睇”字意思完全一样，但有的注本将例一的“睇”字注为dī，将例二的“睇”字注为tī。注dī是正确的，注tī是错误的。《广韵》音睇为特计切，《集韵》作大计切，宋本《玉篇》作达计切。“特”“大”“达”都是定母字。按照古音演变的规律，全浊声母，今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特”“大”“达”都属仄声，所以“睇”的声母应该是d，而不是t。

例四：关于“坳”字的注音。

《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庄子浅注》和《庄子今注今译》对“坳”字的注音都是ào，新《辞源》注为āo。这两个注音都有反切为据，

但应当读āo，《辞源》的注音正确。因为“坳”字原本只有于交切一音，读去声见于《集韵》，作于教切，这是后起的读音。《经典释文》“坳”字有三个读音，也没有读去声的。

例五：关于“噫”字的注音。

《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庄子浅注》将“噫”字的读音注为yī，《庄子今注今译》注为yì，《辞源》注为dī。“噫”字在古代的确有这三个读音，但作为“噫气”的“噫”只能读dī，《辞源》的注音正确。读yī是平声字，读dī是入声字，这两个音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

古书字多通假，出土文物通假字尤多。有人统计，《老子》中大约有一百多个通假字，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则有通假字三百零二个。这么多通假字怎么去识别呢？这就需要有古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如：

甲本道经：绝声弃知，民利百负。

甲本道经：声人不仁，以百省为刍狗。

例中的两个“声”字都是“圣”的假借字，在上古语音中，“声”“圣”都是书母耕部字，“负”是“倍”的假借字，“负”“倍”在上古都是並母之部，“省”是“姓”的假借字，二字韵部相同，都属耕部，“省”归生母，“姓”归心母，声母亦相近。又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臧兵法》：“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神戎”就是神农，“戎”和“农”在上古都是冬部字，“戎”归日母，“农”归泥母，

泥日二母在上古时的读音很相近。若按章太炎的主张，日母应归泥母，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章再作讨论。“蜀禄”即后世的涿鹿，它们都是入声字，“蜀”“涿”都归屋部，“禄”与“鹿”同音，都是来母屋部。

先秦两汉作品中的假借字，前人差不多都已注明。但我们若缺乏必要的音韵知识，即使已经注明的假借字，我们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焦仲卿妻》：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少注本都说：报府一作“赴府”。或注云：报读为赴。

“报”为什么要读为“赴”呢？这个问题就不是所有的注家都能说得清楚的了。其实，如果懂得一点古汉语音韵知识，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报”“赴”的声母都是双唇音，“报”归帮母，“赴”归滂母，“报”是幽部字，“赴”是屋部字。按古音对转规律，帮滂为旁纽，幽屋可以旁对转，“报”“赴”自然相通。从文献资料来看，借“报”为“赴”的例子还有：

《韩非子·存韩》：“今若有卒(cù)报之事，韩不可信也。”

《礼记·少仪篇》：“毋拔来，毋报往。”

《礼记·丧服小记》：“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

三例中的“报”字都是“赴”的假借字，意为“急速”。

《焦仲卿妻》的“吾今且报府”，就是要赶快到官府去。

第三，古汉语音韵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古典